



东海是海

□高远

1

起风了。岱衢洋的浪头开始暴动，数着帆船的根根肋骨，涛声如雷。整个夜晚，风暴不息，橹、舵、蓬索不停呜咽。那一刻，男人们把外打水揉进心底，绝望中抱成了团。

扎在海底的那根铁锚此时仿佛已快扛不住渔船的颠簸；那盏煤油灯更是晃荡不停，它听到了被涛声打湿的祷词。

台风疾走。整个外打水沐在石岗上，裸着身，在杂树乱草中颤抖。外婆用一张破漏的渔网，将整个灰瓦屋顶罩上。暴风呼啸的声音尖利而嘶哑，如过往的日历被岁月的霜花揉破。

外婆说海龙王有99个女儿，她们出嫁时就会掀起大浪。

东海是海，东海不是风景。

2

台风过后，外公本家的三伯发了一笔横财，海岙的沙滩上卷来了10多根本材。每次台风停歇后，三伯总去捡漏，这是他的例行，每次都不会错过，一张烂船舵、两根断木材，都是期待。

那一年三伯在乱礁间看到了一具遗体。他没离开，而是在海岸上找了块空地把它给埋了。他说，总要有地方安放灵魂，那坟是简陋了点儿，可不至于让灵魂无处安放。

五十年前的那场风暴带走了外打水的三条渔船，后来，每逢阴历十五，外打水的女人们就会在海礁上烧纸钱。火光巡睨着她们悲伤的脸庞，像点亮一张张挂着岁月的家谱，一本本在海水中浸泡。

东海是海，东海点着一副香烛。

3

当6月的潮汐漫上公猪头时，外公正站在东福山海面的船头上，把渔网撒向那片铁青色的水域。

他的手臂上有七道疤痕，每道都是岱

4

有一年整整两个月，外公在嵎山滞留。那时，他每天看着海平线，看海平线由铅灰转为靛蓝。他后来说自己想外打水，想公猪头那里升起的光，和斜阳撒下的金光。

当那张帆落在公猪头的山礁上时，阳光穿越而来，海面浮着无数银光闪闪的水母，整个天空像是倒扣着，映着外打水。外公笑了，那一刻，他古铜色的老脸闪出孩童般的光泽。

这时，船上的男人都喊一声“到了到了”，一如他们在洋地里梦游的那句“回家”。扯篷回家那天，正是黎明，正在涨潮，有个男人还把酒壶摔扁了，他憋坏了。

东海是海，孤寂和荒凉是大海的学生兄长。

5

鱼汛最好的月份，外公的脸上开满了阳光。他给泊在公猪头的渔船系上红布条，在船头撒下一把糯米，念叨着“天灵灵地灵灵离地三尺有神灵”，然后把白酒倒

进海里，不一会儿海面就激动起来，泛成一个小小的漩涡。

外公说年成不好时会有残缺的鱼货：缺鳌的梭子蟹、独眼的黄鱼、只有半扇贝壳的蛏子。外婆说这是海在讨价还价，需要用猪、羊敬献给海龙王。

外公说，这是娘们的说法，是仇江门的大塘拦了大黄鱼的归路，滩涂也越来越少，鱼的子孙无处安放，或敲碎断魂，或颠沛零落。

外公最后一次出海是个阴天，他已经好久没出海了，喉咙吃不下饭。他说要再看一下公猪头，看看公猪头外的岱衢洋，那个海水最湍急的水域。

那一刻，我忽然明白，先民们世代捕捞上来的不是海鲜，而是大海馈赠给岛上生民的时光。

东海是海，是安放灵魂的地方。

6

外公说渔民的眼睛里，那些常年盯着海平线的人，瞳孔会变成浅灰色，最后连梦境都泛着盐霜。

我12岁那年准备去宁波老江桥。那一刻，外公掰开我的眼皮，满意地点了头说，“颜色够深了。”

那是我第一次准备去宁波，却也是第一次没去成老江桥。

现今我成了个半吊子作家，当有人问我老家在哪里时，我会指指自己头顶尚还乌黑的头发。这是12岁那年准备去老江桥那儿最明亮的纪念。我听得见自己那一刻喜悦的心跳，但最终未能迈出岛门却听到了梦碎的清响。

东海是海，岱山不是传说。

7

如今夜晚写作，我会把台灯调成渔火的橘黄色，让影子在墙上摇出波浪的弧度——这大概就是自己所在意的“海洋个体意识”，就如外公外婆家那份晒透的鱼干，那块藏着添鲜的蟹黄饼，还有暴走的台风和已经走丢了50年的粗粝。

寻找悉达多

——读《悉达多》之后

□江佩佩

无须质疑成长与蜕变带来的喜悦。成功者示于人前的是光鲜亮丽，但需要明白的是，那些成为光的人，其实已经在黑暗里独自行走了很久，只是我们没有看到。奖赏不多，只给努力的人。若只是祈祷不劳而获的话，那或许成功也就只是存在于梦境中，痴心妄想罢了。

人间幻象

乔文达是悉达多最好的朋友。当悉达多离开城池开始苦行时，只有乔文达与之一起，但之后两人分道扬镳。多年后的两次相遇，悉达多总是能一眼认出昔日好友，但乔文达却困囿于悉达多的外表变化，无论是成为富人之后锦衣华服的悉达多还是成为船夫后黝黑粗犷的悉达多，都不是他眼中悉达多“应该”有的形象。

我们何尝不是常常被困于眼前看得见的东西呢？当我们无法从光怪陆离的外表中剥离，见风还是风，就无法看清事实的本质，不能清楚看到自己是谁，别人是谁，也无法清晰表达想要什么。也有可能，自愿沉溺于在自己或者他人创设的幻象中，在不断吹捧、奉承中膨胀，迷失自己，犹如一种梦魇。悉达多也曾迷失在那些声色之娱中，但他最终惊醒，再次回头去找寻内心与自我。

生命中本质的东西是什么？滚滚红尘中，看得透世间繁荣与衰败的背后，最本真的内核，才能寻获最滋养自己内心的东西，得清静心、平常心。诗人聂鲁达写道：当华美的叶片落尽，生命的脉络才清晰可见。这就像我们每天需要的清新空气、清洁食物和水、亲友爱人的关怀、心中的一片安宁，简单朴素。因为繁华喧嚣终会过去。但正是这样简单的东西，却往往是人穷极一生才能去了解的。

唯自渡之

当悉达多在林苑里遇见美丽的迦摩多一见倾心时，迦摩多问他拥有什么。在这世间得到些什么总会要付出些什么。

悉达多回答，他拥有的是斋戒、等待和思考。听起来一无是处。然而正是这三个技艺，是他最珍贵的东西，也是真正救赎他的东西。

世人忙忙碌碌，蝇营狗苟，总是奔着那些欲望而去。华丽的、甜蜜的、虚无的。而往往会忽略甚至忘记内心的平静、充实。悉达多不是圣人，他经历贪欲、追逐财富、体验恶心与虚无，但他最终学会警醒和抵抗，用他拥有的三样财富。

首先是斋戒。字面意思即恪守清规戒律，清淡饮食，隐忍和克制。欲望沟壑难填，贪念即起，便毁终身，当被食欲、情欲等物欲左右时，便是堕落的开始。

其次是等待。意味着有耐心，不冲动。我们常说机会总是留给有准备的人，这等待的时间便是准备的时间，是完善充实自我，让自己变强大的时间。但看看现在的人，是不是一部手机就可以左右你。小视频、短剧、无聊的广告推销，得到的从不会是滋养，但常有人沉溺其中无法自拔。所以，你在等待什么？在对每个人都公平的时间里，我们在做什么？难道只是祷告幸福降临吗？

最后是思考。在这个浮躁的世间，我们沉下心来思考的时间真的少之又少。有些时候是因为忙于生计，有些时候是因为懒惰，有些时候是因为习惯不去思考。悉达多好学又会思考，他曾学习圣书的经文、学习沙门的忍耐，向艺人学习爱恋，也向船夫学习技术，甚至向滔滔大河、世间万物学习。他因思考什么是平静与幸福而离开家族，也在最荒唐无度之时反省，在大河边想纵身一跃时思考什么是真正的救赎。当它唤醒这沉睡的三个品质时，他向死而生。

人生苦短，唯自渡之。悉达多遍历尘世之苦，最终顿悟，是他的自渡。当我们身在低谷时，具有感知的能力，看得见花开、嗅得到食物的芬芳、珍惜归家时亮着的灯，便是自渡；身在云端时一句清醒的大喝、一面观照自己的镜子，也是自渡。

祝你找到悉达多，找到让自己丰盈自足的能量。



悉达多，一个与佛陀同名的小说主人公。黑塞笔下尊贵的印度婆罗门之子，却放弃了最高种姓的荣华，走上一条寻找自我的修行之路。这是今年我看过为数不多的书籍中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一本。或许也正说明了，但凡真理，都无须赘言。

年过四十，该是不惑的时候，却总还有许多未解的人生谜团，通过小说或许能厘清一二。

生而为谁

或许可以这样形容悉达多：一个含着金汤匙出生的人。他有旁人羡慕不来的显赫身份，有俊美健壮的外表，有一心追随他的朋友。他聪慧过人，年纪轻轻就习得了种种法术。可以说是人生赢家。

他让子民、让父母、让朋友都心生愉悦，但他却不能让喜悦发生于自己身上。于是他选择了毅然告别这一切，走上苦行修习之路。或许很多人都会嘲笑他傻，他作，或者讪讪：因为他有退路，所以才能做了这样的选择。显然，悉达多不是留着退路离开的，究其一生，他在探寻他所求的“道”，没有回头。

如果人生有选择，你会想要怎样的生活？

或许很多人都会选择当贵族的悉达多，出生即确定了未来的路，不需要用N个五年计划一步一步去规划人生；也有一部分人可能选择像那个陷入尘世的悉达多，声色犬马、挥金如土、饱食丰衣，不需要思考。虽然每个人都有选择自己的生活方式的权利，然而我们真正想要活出怎样的人生？就像轨道与旷野之说，因为身在轨道周而复始，才会让人觉得乏味，旷野才会是我们心中向往的红玫瑰；同样，正因为自处旷野无遮无拦，让人觉得不安全而焦虑，进入轨道、朝九晚五成了梦中的白月光。

我们无法决定生而为谁，但可以决定成为谁。所以，我们可以理解悉达多，也可以成为悉达多。当我们选择从舒适圈中离开，可能会经历苦楚与等待，失望失落，但



故乡那口甜甜的井

□周国成

前些日子，我又回到了老家普陀六横那个叫小教场的村庄，又经过了老家村口大路底下的那一口被保护完好的水井。这口水井一直留在我的记忆里，井水甘甜清冽，清醇隽永。

每次回老家，经过那里的时候，我总会不由自主地到水井边观望，这次回老家，我又走了过去。

童年时期，我的很多快乐都是围绕着这水井发生。当我和玩伴们在操场上翻跟斗、滚铁环、打弹子、摔三角，甚至热热闹闹打一架后，满身汗水，口中饥渴，就会飞一样跑到井边，掬一捧井水咕咕入喉畅饮，那酣畅的感觉至今记忆犹深；当台风过后，水库放闸后，水库中的鱼随着库水奔流而下，我们水井边的沟渠捞它们上来后的那种欣喜还犹在昨天；夏天的晚上，小伙伴们经常会在水井边的草丛中去捕捉萤火虫，我们捧着它们像捧着星星一般的狂喜仿佛还在眼前。

童年时，我住在村中的九架屋，那一座已历经岁月的大型的四合院内，这九架屋，是六横唯一的一幢住人的四合院大屋，始建于乾隆十六年。夏天的夜晚，我们大小小小住在四合院的人，都会坐在大仓门里面，迎着习习凉风，听着老人讲杨家将的故事，老人讲得舌干口燥的时候，我会到天井的水缸里舀一勺从水井中挑来的水递给老人，老人喝了，瞬间精神焕发。童年时做的青饼、年糕、粉丝、高粱饼等食品，用了这口水井的水后就会觉得特别香甜。

少年时光，我的笑颜经常映照在这水井中，父母哥哥们忙家中的农活，我每天放学后的一件事就是担着水桶到井边挑水，满足家里一天的用水之需。来到井边，我把水桶放入井中，然后把系着水桶的绳子一甩，这时清波波动的粼粼水波中映出了自己歪歪扭扭的脸孔，煞是可笑。有时候，因担水的人多，水洒了一地，等待的时候，那些洒在水井边的水汩汩流淌，流过我赤足时似在挠我的脚底，感觉清凉又清爽。遇到天旱，井见底，这时的水是混浊的，因为大家都爬到了井底，用勺子一勺一勺地舀，免不了带起井底的泥沙。轮到我去下时，混浊的水中出现的是我模糊的脸孔，就如少年心中懵懂的世界。那时候，我仿佛初生牛犊不怕虎，经常穿越荆棘、爬坡过坎，登临附近的大教场村上面的山顶，和小伙伴们玩打仗的游戏。在那里我们看到了东海游击总队和敌人战斗时一条条挖下的壕沟，还钻进了冷飕飕的坑道内，体会了一把游击战士的感受，当我们回到村里的时候，总会到水井边去畅饮那胜利水。有时候，顽劣的我们想爬上位于隔壁横皮塘村的双顶山，途经去横皮塘的岭墩，看到被日军侵占时放火烧毁的一座凉亭的遗址时，年少的我们心里会燃起愤怒的火苗，喝着井水长大的我们，顿时力量倍增，增添了攀登高峰的信心。

青年时代，在这水井边我更多的是用她的清水冲刷我的身体、洗涤我的心灵、放飞我的梦想。学习之余，帮家里干一些农活后，满身泥浆、满头汗珠的我，这时候就会跑到井边，拿着脸盆，舀着大把的水，任那清凉的水流遍我的全身，让那股凉爽的感觉散布在我的四肢百骸里，舒畅无比。那时候有一个风俗，就是请水井姑娘帮我们预测未来的事情，大家都说很灵，我也试了一次。一般到正月十四的时候，傍晚大人们在水井边烧几炷香，告诉水井姑娘有人要请她了，然后我姐姐和堂姐一人一边拿着一个笄箕的两边，让笄箕带着红花，下面绑根银针，这样便把水井姑娘请到了家里。请到家里后，两人还是拿着那笄箕，保持不动，因水井姑娘不会说话，下面绑的银针就作为笔，再在桌子上的米筛里撒一些米粉，作为纸，供水井姑娘书写。一切准备就绪，大家就依次发问，问婚姻，问就学，问工作，我也问了水井姑娘一个问题，那就是我能不能跳出农门。我问了以后，水井姑娘没有动，我又问了一遍，等了一会，那只作笔的针开始慢慢动了起来，歪歪扭扭地写下了一个字，大家辨认了一下，说好像是“会”。我说我问的是能不能，她怎么会呢？两个姐姐哈哈大笑，说可能水井姑娘觉得“会”字笔画少，更容易写，那“会”字不是一样说你就能跳出农门嘛。

故乡那口井水的味道，春天是清甜的，夏天是清凉的，秋天是清醇的，冬天是清冽的，她如母亲的乳汁滋养了我，我喝着她的水在玩乐中长大，我吃着用水淘的水淘的米煮成的饭，徜徉在知识的海洋中，我带着她的灵气书写着人间的真善美爱。

故乡那一口古老的水井，就口甜甜的水，就是我那长长的思乡情。